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王明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

魏文帝集題詞

曹子桓生長戎旅之間善騎馬左右射又工擊劒彈碁伎能戲弄不減若父其詩歌文辭彷彿上下即不堪弟畜陳思為孟德大兒固有餘也魏王帝業無足稱惟令宦人為官不得過諸署令詔羣臣家不得奏事大后后族家不得當輔

政任石室金策可寶萬世彼親見漢室炎隆女
主中人手撲滅之麥秀黍離恫傷心目霸朝初
創力更舊轍至待山陽公以不死禮遇漢老
臣楊彪不奪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當日
符命獻諛璽綬被躬羣衆推奉時與勢迫倘建
安君臣有能為武庚比干者或覬望却步竟保
常節未可知也典論自序善述生平論文一篇
直自言所得與王朗書務立不朽於著述間不

肖以七尺一棺畢其生死雅慕漢文没而得謚

良云厚幸占其志趣亦古諸侯之博聞者也甄

后塘上陳王豆歌損徳非一崇華首陽有餘恨

馬

目録

賦

浮淮賦有序

滄海賦

詔

王朗等三公詔

與王朗詔

報王朗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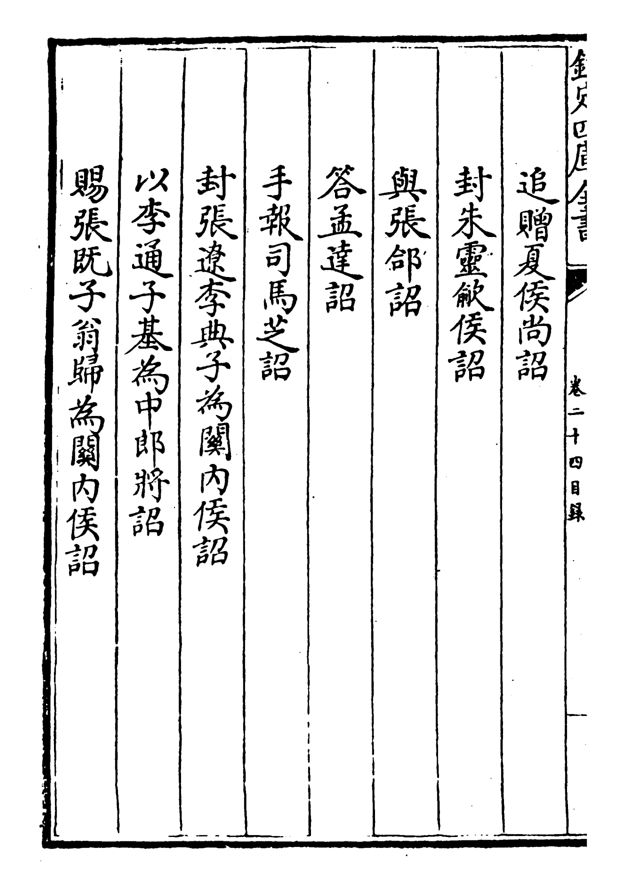
答蔣濟詔

與夏侯尚詔

報何夔詔

與于禁詔

于禁復官詔



賜溫恢子生爵關內侯詔

以張登為太官令詔

制詔三公

服色如奏詔

改雒為洛詔

曹植貶封安鄉侯詔

誅鮑勛詔

復以蔣濟為東中郎將詔

詔司馬懿

令

向化手令

答許芝上代漢圖讖令

答辛毗等令

答司馬懿等令

答劉廙劉曄等令

讓禪令

以鄭稱為武德傳令

廣詢令

問雍州刺史張既令

拜毛玠等子男為郎中令

収斂戰亡士卒令

策

追封鄧公策

謚龎德策

書

序

論

議

哀策文

武帝哀策文

誄

弟蒼舒誄

制

終制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

明 張溥 輯

魏文帝集

賦

浮淮賦有序

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

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

沂淮水而南邁兮汎洪濤之湟波仰嵒岡之崇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揚雲旗之繽紛兮聆榜人之讙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黃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汎涌波駭衆帆張羣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滄海賦

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桑而遐逝跨天涯

而託身驚濤暴駭騰聊澎湃鏗訇隱潾涌沸凌邁於是鼉鼊澌離汎濫淫遊鴻鸞孔鵠哀鳴相求揚鱗濯翼載沉載浮仰唼芳芝俛漱清流巨魚橫奔厥勢吞舟爾乃釣大貝採明珠搴懸黎收武夫窺大麓之潛林覩瑤木之羅生上蹇産以文錯下來風之泠泠振綠葉以葳蕤吐芬葩而揚榮

濟川賦

臨濟川之層淮覽洪波之容裔濞騰揚以相薄激長風

而亟逝漫浩汗而難測眇不覩其垠際於是鼋龍神嬉鴻鸞羣翔鱗介霍驛載止載行俯唼菁藻仰餐若芳永號長吟延首相望美玉昭晰以曜暉明珠灼灼而流光於是遊覽既厭日亦西傾朱旗電曜擊鼓雷鳴長驅風厲悠爾北征思魏都以偃息託華屋而遨遊酌玄清于金罍騰羽觴以獻酬

臨渦賦

建安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

圍遵渦水相佯乎高樹之下駐馬書鞭作臨渦之賦曰
蔭高樹兮臨曲阿微風起兮水增波魚頡頏兮鳥逶迤
雌雄鳴兮聲相和苹藻生兮散莖柯春木繁兮發丹華

述征賦

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
乎南鄴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飄躍甲卒之皓
旰兮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
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綱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

節丙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
民靜南畿之遐裔

校獵賦

披高門丙方軌邁夷途丙直傌長鍛紅電飛旗拂天部
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叢林動若奔山超崇岸之曾崖
厲障滋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飈
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山岳遂蹦封豨籍麈鹿捎飛鳶
接鷙鶩聚者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埜羽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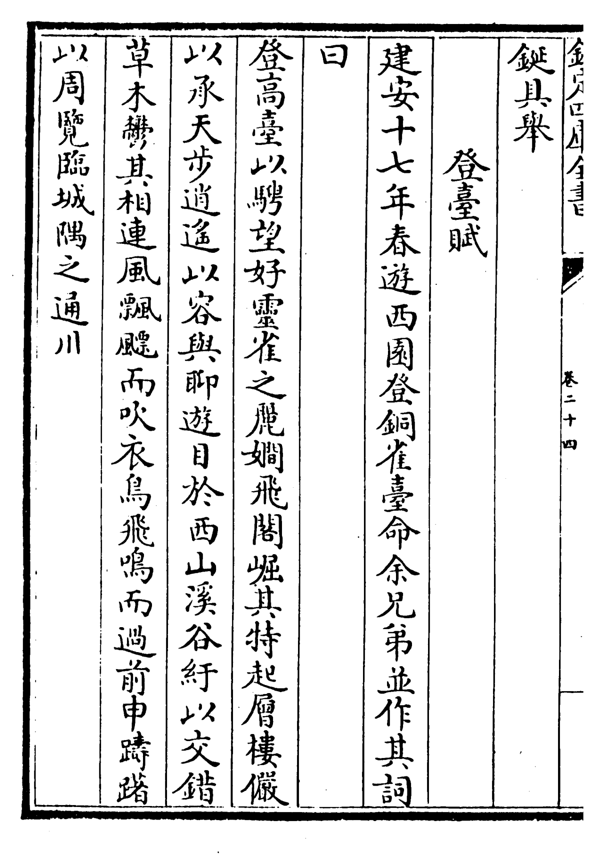
紛其翳目考功効績斑賜有叙分授甘炰飛酌清酤割鮮埜享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雀臺而增舉涉幽壍之花梁

又

扡冲天之素旄兮靡格澤之修旃雄戟趪音皇而躍厲兮黄鉞扈而楊鮮

又

千乘亂擾萬騎奔走經營原隰騰越峻岨彤弓斯彀戈



鋋具舉

登臺賦

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

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遥以容與聊遊目於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欝其相連風飄颻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登城賦

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道陟彼城樓逍遥遠望乃欣以娱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壟緣路帶衢流茎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長流魚裔裔而東馳風飄颻而既臻日掩薆而亝移望舊館而言旋永優游而無為

感物賦

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在南征荆

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於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

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蓊鬱仰沉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溜之泠泠掘中堂而為圃植諸蔗於前庭涉炎夏而既盈迄凛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

感離賦　有序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

乃作賦曰

秋風動兮天氣涼居常不快兮中心傷出北園兮彷徨望衆墓兮成行柯條憯兮無色綠草變兮萎黄感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暮兮無悰思不衷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忘家

離居賦

惟離居之可悲廓獨處於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冬夜之悠長驚風厲於閨闥忽增激於中房動帷裳之晻曖

彼明燭之無光

戒盈賦有序

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

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顧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永思賦

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風以增傷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願託乘於浮雲嗟逝速之難當

悼夭賦 有序

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余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

氣紆結以填胸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於舊處覩靈衣之在床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慼慼而不寧步廣廈而踟躕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蕭

其夜起秋氣憯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别鳥之哀鳴

寡婦賦有序

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

惟生民兮艱危於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後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

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出婦賦

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其有之傷煢獨之無恃恨後嗣之不滋甘沒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埜鳥鍛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騑服而展節

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愁霖賦

脂余車而秣馬將言旋乎鄴都玄雲黯其四塞雨濛濛而襲予塗漸洳以流滯潦淫衍而横湍豈在余之憚勞哀行旅之艱難仰皇天而太息悲白日之不暘思若木以照路假龍燭之末光

喜霽賦

乃命駕而言歸啓吉日而北巡厭羣萌之至願感上下之明神密雲興之坱圠甘雨降以灑塵既灑塵而為塗惟平路之未晞激清風以漂潦發皎日之陽暉振余策而長驅忽臨食而忘飢

彈棊賦

惟彈棊之嘉巧邈超絶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頹平如砥礪滑若柔荑棊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

一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隻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縁邊間造長斜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霍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于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蹙側席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戰悸而不能語

又

丈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理緻肌平

瑪瑙勒賦有序

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辭曰

有奇章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焱陽歙中區之黄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

沈光内灼浮景外鮮繁文縟藻文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固兹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跱煥若羅星北堂誤截數語蒙作陳琳今合藝文御覽正之

車渠椀賦有序

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於西國其俗寶之

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兹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

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

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玉玦賦

有崐山之妙璞産曾城之峻崕嗽丹水之炎波蔭瑤樹

之玄枝包黄中之純氣抱虚靜而無為應九悳之淑懿

體五材之表儀

柳賦有序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

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曰

伊中域之偉木兮現姿玅其可珍稟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時邁而代運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固肇萌而先辰盛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繁育兮揚翠葉之青純修幹偃蹇以虹指兮柔條阿那而虵伸上扶疎而施散兮下交錯而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亹亹以遄征昔周遊而處

此令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
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煖豐弘陰而博覆兮躬
愷悌而弗倦駟馬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迴睠秉至德
而不伐兮豈簡卑而擇賤含精靈而寄生兮保休體之
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羡

槐賦有序

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遊其下美而賦之王粲
直登賢門小閤外亦有槐樹乃就使賦曰

有大邦之美樹惟令質之可嘉托靈根於豐壤被日月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承文昌之邃宇望迎風之曲阿修幹紛其璀錯綠葉萋而重陰上幽藹而雲覆下莖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鴻鴈遊而送節凱風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以安治違隆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怡

鶯賦有序

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

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栖息厲清風而哀鳴

迷迭香賦有序

余種迷迭于中庭嘉其揚條吐香馥有令芳乃為之賦曰

生中堂以遊觀兮覽芳艸之樹庭重妙葉於纖枝兮揚修幹而結莖承靈露以潤根兮嘉日月而敷榮隨迴風

以搖動兮吐芬氣之穆清薄西夷之穢俗兮越萬里而來征豈衆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蔡伯喈女賦序

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郡都命使者

詔

定正朔詔

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

人集羣代之美事為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

追崇孔子詔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

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

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室以居學者

為漢帝置守冢詔

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典又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息兵詔

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

圍以綏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災異免策三公詔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拜日東郊詔

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

禁母后預政詔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改封諸王為縣王詔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幷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

鶢鶋集靈芝池詔

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取士不限年詔

令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

實者

輕刑詔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平准詔

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賊

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爲平准耳宜豈少此物輩耶

禁復讎詔

喪亂以來兵革縱横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横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禁淫祀詔

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典

罷墓祭詔

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

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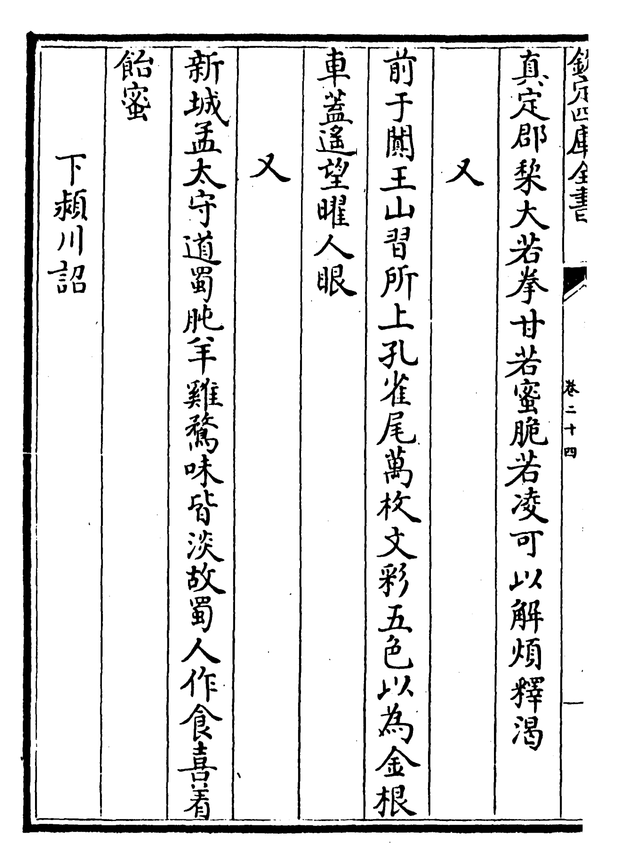
外國遣使奉獻詔

西戎即叙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並欵塞内附其遣使者撫勞之

與羣臣詔

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若安邑御棗也

又



真定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煩釋渴

又

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枚文彩五色以為金根車蓋遥望曜人眼

又

新城孟太守道蜀肫羊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飴蜜

下潁川詔

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内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增封中牟侯彰詔

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答臨淄侯植詔

植表欲祭先王擽於北河之上博士鹿優韓益等以為禮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謂不得立廟而祭也禮又曰庶子不得祭宗廟遂詔答之

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於河上覽省上下悲傷感切將欲遣禮以紓侯敬恭之意會博士鹿優等奏禮如此故寫以示開國承家顧迫禮制惟侯存心與吾同之

答北海王袞詔

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誦賜黃金十斤詔答

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

待楊彪客禮詔

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

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

賜華歆詔

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諭孫權詔

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

辭旨頭尾擧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令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

以陳羣為鎮軍司馬懿為撫軍詔

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

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内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羣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録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録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宫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

軍士

詔王朗等三公

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諫帝以成軍遂行臨江而還詔王朗等三公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

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與王朗詔

黄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禄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朗朗乃起

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

報王朗詔

朗為司空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帝報之

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埜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答蔣濟詔

文帝即王位轉濟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朗將濟請留詔曰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

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王未為後也

與夏侯尚詔

文帝詔尚尚以示散騎常侍蔣濟濟言於帝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於是追收前詔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恵愛可懐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報何夔詔

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㣲之勲焉

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隂德者必有陽報令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與于禁詔

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令以遠遊冠與將軍

于禁復官詔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

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追贈夏侯尚詔

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柰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封朱靈鄃侯詔

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將社稷之臣

皆朕所與同福同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鄃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

與張郃詔

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明經行修詔以湛為博士

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

答孟達詔

王雄為西部從事與達同僚及為涿郡太守達表薦之詔報達雄後歷幽州刺史

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

手報司馬芝詔

芝為河南尹曹洪乳母與臨汾公主侍者共祀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傳令芝不通輒勑洛陽獄考竟芝上疏謝罪帝報之

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黄門復往慎勿通也

封張遼李典子為關内侯詔

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户賜一子爵關内侯

以李通子基為中郎將詔

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摧

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賜張既子翁歸爲關内侯詔

昔荀桓子立勲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内侯

賜温恢子生爵關内侯詔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内侯

以張登為大官令詔

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既畢直亮宜顯饔膳近在當得此吏令以登為大官令

制詔三公 下並元年

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黄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服色如奏詔

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改雒為洛詔

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

曹植貶封安鄉侯詔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誅鮑勛詔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

令史劉曜欲推之勖以塹壘未成解止曜有罪勖奏一遣而曜密表勖私解邑事詔曰

勖指鹿作馬收付廷尉

蔣濟復為東中郎將詔

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

賜桓階詔 桓階別傳階為趙郡太守時倖盡食醬蹂上聞數戲曰卿家作醬頗多成否詔曰

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軍食

魚飧而有加梁之賜豈況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幷給媒筜守一作梁

劉靖遷廬江太守詔

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

張既為涼州詔

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

與張既詔

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

褒田豫詔（魏略豫為邠州刺史鮮卑素利等感懷密遺金三十斤豫張袖受之及去悉皆付外詔褒之）

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追謚杜畿詔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

鐵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大
僕諡曰戴侯

與羣臣

新城孟太守道蜀肫羊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
飴蜜

又

葢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
旦酒殽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

鞠旅

詔司馬懿

文帝以懿為撫軍大將軍車駕自廣陵還洛陽詔懿於是帝留鎮許昌

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

令

向化手令

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率種人内附王自手筆作令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襃儀父即封

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内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答許芝上代漢圖讖令

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徳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

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於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

成字辭不宣口吾問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
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
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

答辛毗等令

下四方以明孤欵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
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
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
饑色衣或裋褐不完辠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愧士

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

答司馬懿等令

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托士人之末列曽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為富柏成子高以義

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内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相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答劉廙劉煜等令

犂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

讓禪令

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與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于善卷石戶之農非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

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顔歜懼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於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

讓禪第二令

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埜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狗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産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内而孤求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授勿復紛紛也

讓禪第三令

夫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饑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于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托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畆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

入河未出良馬山未出象車蓂莢未植階庭萐莆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戸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眾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答劉廙等令

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

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答蘇林等令

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㨗見聽許外内咸使聞知

答華歆等令

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

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又答相國歆等令

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薄稅令

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

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

復樵租稅令

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

以鄭稱為武德傅令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壁由井里之田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

矅明其志

廣詢令

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問雍州刺史張既令

蘇則為金城太守西平麴演叛則勒兵討之演乞降文帝時襲王位令問既既答之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則誘斬之

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朱邪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

拜毛玠等子男為郎中令 下並元年

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

收斂戰亡士卒令

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歛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櫕櫝殯歛送致其家官為設祭

策

追封鄧公策

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禄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

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兹寵榮

諡龐德策

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狥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

策孫權九錫文

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禄勞大者禄厚德盛者

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
幷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
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
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
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
廢興遠遣行人浮於潛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
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内發欵誠外昭
信著金石義葢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

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

君朱户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臯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内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册孫登為東中郎封侯策

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為魏將軍者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為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為佐其以登為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户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胄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教

答卞蘭教

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表

讓禪表

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册命五内驚震精

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

府猶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

讓禪第二表

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册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

讓禪第三表

臣聞舜有賓於四門之勲乃受禪於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禄於有虞臣以蒙蔽徳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畧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于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

書

與吳質書

質為朝歌長遷元城令太祖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塲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

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又與吳質書

魏志云阮瑀以十七歲卒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以二十二年卒質時為元城令太子與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又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

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皆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

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餘在軍十歲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

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又與吳質書

初曹真曹休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及太子即王位休真以宗親並受封爵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缾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

云逺今復相聞

與鍾繇謝玉玦書

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密使臨淄侯因人說之繇遂送馬太子與繇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宋之結緑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黄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

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

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鍾繇五熟釜書

繇為相國以五熟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盎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兹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鐘鼎今執事寅亮大

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彛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歲往月来忽逢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百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

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與鍾繇書

荀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

袁王國士更為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鋭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

答鍾繇書

孫權稱臣太子書報繇繇答書太子又答之

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巳足矣

答繁欽書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官王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

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髪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横集然後脩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特漂悠風雲横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囀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

啁劉楨書

太子初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為像因書啁楨楨答之

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答友人書 御覽作答劉先主然意義絕不相貫姑闕姓名

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鈎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匱笥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與吳監書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説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餶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又釀以為酒甘於麴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羨咽嗌況親食之邪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即遠方之果寧有匹者乎

與羣臣論蜀錦書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畢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

皆下惡是為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與羣臣論被服書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練總綃繐其白如雪冬則羅綺縠衣疊鮮文未聞衣布服葛也

與朝臣論秔稻書

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秔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報崔琰書

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與曹洪書

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與王朗書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雕傷帝深感歎與大理王朗書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百餘

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雕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

又

宋仲子之子與魏諷謀反伏誅太子答朗書

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

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罷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又

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筐黃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擾禽鸚鵡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類萬品

又

玉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鈎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之賤物

又

蚤虱雖細處於安寢鼷鼠至微猶毁郊牛也

與劉琴書

劉生帽裁兩段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今帽所當著

與諸將書

劉備既孤老智窮勢極正使欲與死爭則諸將軍便當就穴中捋取之爾

報吳王孫權書

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之

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報孫權書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道吾織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

又

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文帝報使致

鼲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詔答之

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内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摇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

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

建方略務全獨克

又報孫權書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欵魏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登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等數道攻吴時揚越蠻夷多未平復内難未弭權卑辭上書求自解厲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寄命交州帝報之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横之志降身奉國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

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廓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𦂳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勑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其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與孟達書

延康元年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時文帝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逆與達書達至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後反誅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

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

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

載其功勲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絶當聘能明時收名

傳記令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

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

漢一覲參乘孤令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

忠愛

又與孟達書

今者海内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澗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報吴王孫權書

知已送擇見船最大樟林者六艘受五百石從沔水送付樊口

又

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白𪊪子裘一領

送劍書

僕有劍一枚明珠標首藍玉飾靶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序

典論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

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兖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内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黄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予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

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

見余談論之末或言閩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謀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

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腳勤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

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進敏於狹路真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

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繁欽集序

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陳琳集序

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建安諸序

維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刀三其二曰含章彩似丹霞　又曰造百辟寶劍三其二曰流彩虹

李尤字伯宗少有文章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拜蘭臺令史與劉楨等共撰漢記

王粲長於詞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選兹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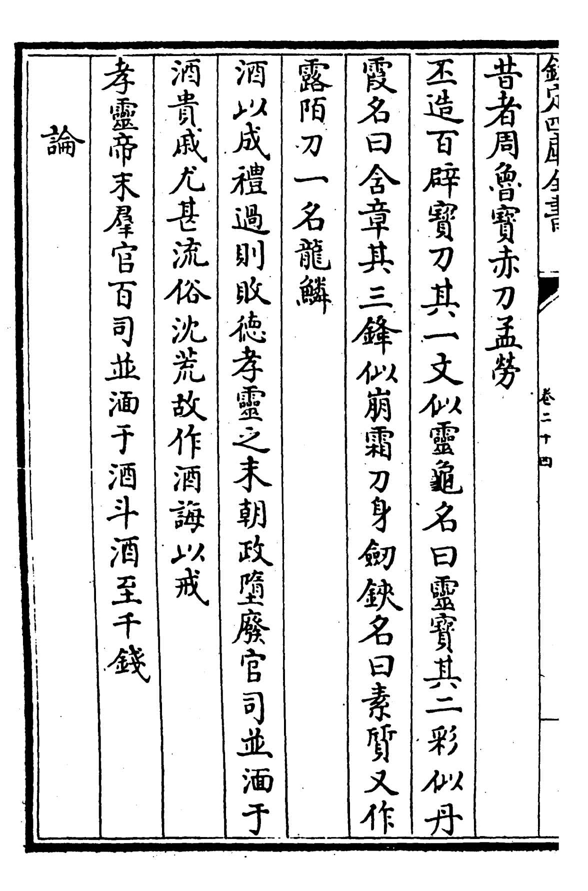
清漳礪以礛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余好擊劍命彼國工以為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精而鍊之其始成也五色駭鑪巨橐自鼓雲物髣髴飛鳥翔舞

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三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

丕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霜刀身劒鋏名曰素質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

酒以成禮過則敗德孝靈之末朝政墮廢官司並湎于酒貴戚尤甚流俗沈荒故作酒誨以戒

孝靈帝末羣官百司並湎于酒斗酒至千錢

論

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閒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

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

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

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典論論方術

頴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

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僊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

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邑至今恨不取其寶書僊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説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

周成漢昭論

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清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

猶有咎悔眕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

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漢文帝論

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能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潤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帝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嘗嘉漢文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諸儒或以孝文雖賢其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

漢武帝論

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錢帛倉廩畜腐米因此有意平滅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書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十五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嶧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勦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十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敗亡又

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於孕重墮殰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易彼符號可為威震匈奴矣

交友論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蹊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

患則死之揚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議

田疇辭封議

昔遂敖逃禄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禄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連珠

連珠三首

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禁

蓋聞駕蹇服御良樂咨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

銘

露陌刀銘

於鑠良刀胡煉亶時譬諸麟角靡所任兹不逢不若永世寳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

賜鍾繇五熟釜銘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兹度矩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兹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

羣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祇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哀策文

武帝哀策文

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腷臆以涖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産我

曷晚棄我曷早羣臣子輔奪我哀顧猥抑奔墓俯就權
變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
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
此宮庭陟彼山阿

誄

弟蒼舒誄

曹冲字蒼舒文帝之弟也少聰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病卒曹公哀甚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惟建安十有五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豊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茲義肇行猗歟公子終然允臧宜逢介祉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彫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役役百年亹亹行暮矧爾夙夭十三而忘何辜於天景命不遂兼悲增傷侘傺失氣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爾良妃襚爾嘉服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丘

峩峩寢廟渠渠姻媾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羣司岌岌其車傾都蕩邑爰迄爾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娛嗚呼哀哉

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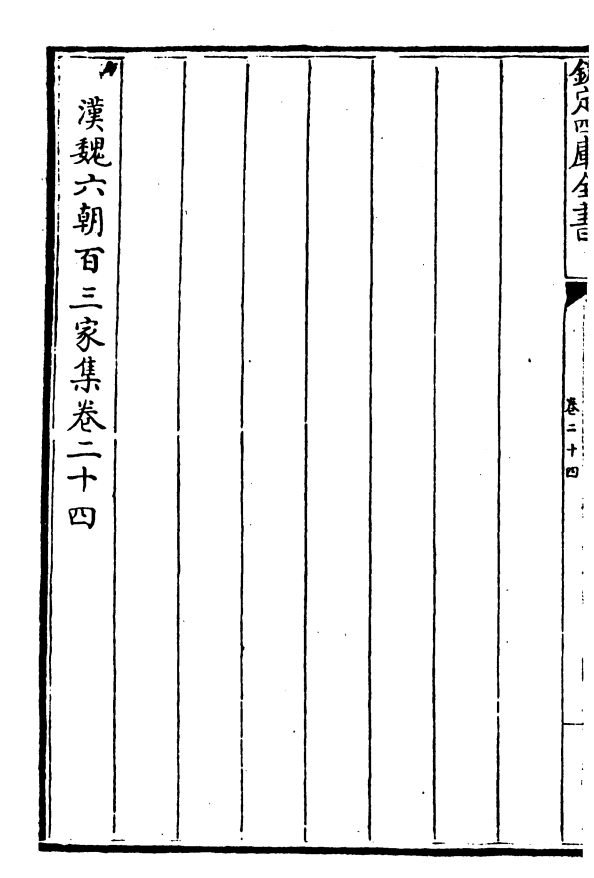
終制

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

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園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没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